

第十二屆 ifva 亞洲新力量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宋一坤(宋)、淺井隆(淺井)、張虹(張)
大會代表：鄭珮詩(鄭)、文卓怡(文)

鄭： 今年 Asian New Force 收到逾三百個參賽作品，經過首輪及次輪遴選之後，選出了十一個入圍作品，它們均有資格競逐大獎及特別表揚。現在，不如由我提議今天的會議程序。首先，我想請評審小組逐一討論每部入圍作品，說出大家對該部作品的意見，其優劣之處。討論完畢後，我們會進入投票階段，由三位評審投票選出得獎作品。其他組別的評審小組亦是採用這樣的程序.....大家有沒有問題？沒有的話，我們可以開始討論。

張： 我想問兩位評審有否考慮將大獎頒發給不同類型的電影，因為入圍作品主要分為三個類型：動畫片、紀錄片及劇情片。我發現當中有很多動畫作品，它們都拍得十分好。劇情片方面，也有不少佳作。由於類型繁多，要從中選擇一部最好的，我覺得非常困難。

鄭： 或者，這問題我們可以之後繼續討論。

張： 無問題。

《肉蛾天》謝文明

宋： 我真的很喜歡這電影，畫得非常漂亮。作品給了我很多新的情緒，真的很漂亮。

張： 我也很喜歡這作品，雖然這是一個很恐怖的故事。

淺井： 這作品很可愛，很“kawaii”。畫風亦具原創性，十分有趣。

張： 我也同意。

鄭： 這部影片有不足之處嗎？

張： 我搞不清楚，片中的老婦是誰。

宋： 敘事方面有點.....

張： 不清晰。

宋： 對。

張： 那老婦是誰？是女主角的母親嗎？

宋： 是她姊姊，字幕說的。

張： 是嗎？字幕說那是她的姊姊？

宋： 老大姐。

張： 影片的字幕是由中文翻出來的。據我理解，你叫某人做「大姐」，不等如那人就真的是你的姊姊。我想你也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們會稱呼其他人做兄弟姊妹。

宋： 她年紀很大，但那年輕女主角叫她做「sister」。

文： 那角色的中文原名是「六孀」。

張： 那麼，她是孀孀。

宋： 孀孀？

張： 對。

宋： 她看起來像主角的母親。

張： 但根據中文原名，她是她孀孀。

淺井： 影片是導演一手一腳製作的嗎？

文： 根據影片的工作人員名單，整個作品，包括動畫，都由導演一個人包辦；只有音樂是由另一個人負責。

《The Trainee》 Craig ROSENTHAL

張： 技術上，它做得非常好

淺井： 對

張： 但我覺得故事太過聰明。

淺井： 太過聰明？

張： 對我來說，是太過聰明。我的意思是，這是由一個聰明人拍的有趣故事。

淺井： 是一部很典型的短片作品。

宋： 這是新加坡的作品，但導演好像不是新加坡人？

鄭： 他是來自澳紐的，但在新加坡住了六年，亦已取得當地的居留權。根據大會守則，凡在亞洲地區擁有居留權的人士均有資格參加這個組別的比賽。

《Glasshouse》 Aaron KIM

張： 這影片拍得很好。

淺井： 這是唯一一部用菲林拍攝的作品嗎？

鄭： 還有另一部參賽作品是用菲林拍攝的，但只有《Glasshouse》遞交菲林版本給我們。

淺井： 原來如此。但我有一個問題，《Glasshouse》拍得很精采，不過，根據其資料顯示，製作年份是 2005 年。

鄭： 我們接納於兩年內拍攝的作品，所以沒有問題。

淺井： 是導演自己參賽的嗎？

鄭： 這影片是由 IndieStory 發行。

宋： 那麼是 IndieStory 的人遞交影片參賽？

淺井： IndieStory 是.....？

宋： 韓國一家發行公司。

鄭： 我們跟 IndieStory 有密切聯繫，他們一直有把旗下的作品交來參加比賽，《Glasshouse》就是其中一部。

宋： 我想問，你覺得影片怎樣？

張： 我覺得這影片拍得非常好，但我不會挑選它。在劇情片之中，我最喜歡的是那部日本片《Hakko-fermentation》。我不知道，這是否與個人喜好和經驗有關。《Glasshouse》講的是疏離、隔膜，以及人和人之間如何不再溝通。可是，影片的整個表達方式也給予我類似的感覺，就是我对角色產生不了感情，我投入不了他們的世界。我想這是問題所在。

淺井： 我也發現同樣的問題。技術上，它做得很有專業水準。

張： 對，非常專業。

淺井： 而且是用 35 米厘菲林拍攝的。

張： 拍得很美。

淺井： 可惜故事薄弱。這種關於現代都市人的題材，比較籠統。

宋： 我也同意兩位的意見，但我認為演員的演技不太專業，我甚至覺得他們的演出有點奇怪。當然，這位導演真的把影片拍得很好。以影像為例，我看過很多韓國短片，但這齣作品中的影像，包括花、鳥及籠都充滿象徵意味，當中亦有很多拍得很出色的鏡頭。

張： 片中有不少做得很好的細節，如那些狗、那些花.....

淺井： 我想，讓影像來說話，是很重要的。那玻璃屋本身就是一個隱喻，暗指現代城市的孤立狀態。

《回憶抽屜》紀柏舟

張： 我覺得片中的音樂很有問題。

淺井： 是怎麼樣的音樂？我記不起來。

宋： 貝多芬。

張： 很陳腔濫調。

鄭： 如果用原創音樂，是否會有更好效果？

張： 我不知道，但那音樂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宋： 技術上，這作品做得很有趣，但問題出現在故事。導演在故事發展上的工夫很弱。影片開始時，拍得很不錯，令我有很大期待，當中有不少極具創意的元素，但是.....

淺井： 或者，這是一個人獨自製作的後果。如今，數碼電影製作的技術讓動畫師可以一手一腳完成作品。跟劇情片的製作不一樣，那牽涉到一個攝製組、一群演員及一個劇組。很多動畫作品都是由一個人一手包辦，製作過程往往缺乏討論，所有問題都由他／她一個人解決。我想這是問題所在。如果能有一位監製參與其中，效果或會好一些，特別是劇本方面，因為大部分動畫師會把心思放在動畫方面多於劇本方面。我認為這導演創作了一部非常出色的 3-D 動畫片，但故事薄弱，音樂不好。如果音樂是原創、再配合音響效果的話，影片會更有趣。

張： 大家太熟悉那音樂了。其實，愈廣為人知的音樂，往往只會削弱了電影的感覺。

《皮上草》龔玉玲

張： 我可以再看影片一次嗎？昨晚我想再看一次，但最後看不了。我只想確認一下自己的想法。

(評審小組在看《皮上草》。)

張： 我想，這作品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作為一部電影，它有太多文字。那麼多文字，看上去，像是一部兒童故事書。

張： 它用了太多文字，而我覺得那是無需要的。

宋： 我也同意。

《c 的悲劇》王雲霖

張： 非常有趣，我很喜歡這部影片。

宋： 我看過很多蔡明亮的電影，覺得它跟蔡氏的電影十分相像，譬如說在形式上。

淺井： 導演說，他很喜歡蔡明亮的電影，所以用同樣的形式拍攝。

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作品，它的主題十分個人。雖然有些部分令我感到納悶，但我很享受整個觀影過程。有不少地方足見它有潛質成為一部成功的電影。我還想提出兩點：一是這影片有太多蔡明亮的影子；二是他根本沒有自己的觀點。

《樂生活》林婉玉、許雅婷

宋： 那麼多台灣作品.....

鄭： 對，今年有很多台灣的年輕人投寄作品過來。

宋： 在十一部入圍作品之中，我最喜歡這部，因為它由始至終，都沒有給我沉悶的感覺。這齣紀錄片讓我更了解它所提及的主題。我可以看得出兩位導演花了很多時間去拍攝這個題材。透過這部影片，我可以看到台灣現在發生甚麼，以及其社會問題。

淺井：從觀眾的角度而言，某些入圍作品真的有點沉悶，但我很享受觀看這部電影的過程。題材固然很好，導演能集中焦點，捕捉主題，也做得很好。

張：這是一部好電影。我很喜歡導演處理人物的手法，對他們很尊重。導演把人物拍得十分有趣，令你很想看他們，知道多一些有關他們的事。以一部學生作品來說，真的非常好。

鄭：對，這是導演的畢業作品。

張：說到紀錄片的結構，我想她們需要更多材料來剪接。但現在也不錯，影像拍得很好，主題有力。

《Hakko-fermentation》Madoka KUMAGAI

張：我個人來說，很喜歡這影片。

淺井：我也非常喜歡，無論拍攝技巧還是演技，都做得很好。

張：而且真的很有趣。

淺井：對，很有趣，又富娛樂性。

《Wall》李添興

宋：影片用的不是原創音樂。

張：我覺得它有點「學生」的感覺，我是指它很像那些我讀書時看到的影片，我們年輕時會拍的那種影片。

《Life Show》Thunskā PANSITTIVORAKUL

張：我不太喜歡這作品。

淺井：是嗎？為甚麼？

張：我覺得這作品拍得太聰明了，我是指導演的手法，太過巧妙了。技巧方面，真的十分有趣。那算是技巧方面嗎？對不起，我想說它很與別不同。你一看，便知道他正在做一些很不同的東西，但很可惜，那並沒有達到任何目的。當你訪問一個人時，你不會這樣做吧？也沒有這樣的需要。

鄭：這是「偽紀錄片」(mockumentary)吧。

張：但很明顯，這並非紀錄片。要拍「偽紀錄片」的話，就要從一開始就讓觀眾相信那是紀錄片。

淺井：我覺得作品很有趣。或者不同國家有不同文化及審查制度吧。放在日本、香港或韓國，這種「偽紀錄片」可能說不通，但放在泰國時，可能很有意思。因此，我考慮到泰國的文化背景，相信對泰國而言，這一定是一部很有趣的作品。

《沉默的怒江》胡杰

宋： 影像非常好，地方很美，人物予人好感，但導演需要更專注於故事及劇本之上。我也覺得他要花多些時間在剪接上，因為有些鏡頭重複出現。故事鋪陳方面也可以做得更好，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做出一個更完整的故事。

張： 對，我同意，影片的內容不太多。

宋： 本質是很好的，但需要更多故事內容。

淺井： 對。將《樂生活》與《沉默的怒江》比較的話，會很有意思，因為兩片都把焦點放在政治及社會的議題之上，但《沉默的怒江》用上了西方音樂，而《樂生活》則用上日本的音樂。

張： 《樂生活》用的是日本音樂嗎？

淺井： 對，片中人物唱的是日文歌詞。台灣曾被日本統治，所以老一輩的台灣人都懂些日語。在《沉默的怒江》，導演用上西方音樂，但用得十分低調，就好像隱藏在中國的深處一樣。中國的人民原來也唱西方這種西方音樂。而在一個百分百台灣的題材之中，那些老年人竟然想起日本歌，還用日語唱出歌詞。或者這只是我的個人觀點，但看他們在音樂方面的選取，真的覺得很有趣。不過，我還是覺得《沉默的怒江》用了太多音樂。

張： 對，它的故事稍為薄弱。

淺井： 音樂是電影非常重要的部分。有時候，觀眾會因為音樂響起而落淚。沒有了音樂，導演很難去感動觀眾。但紀錄片要用音樂的話，就必須非常小心。當音樂在紀錄片中出現時，它可能會打擾觀眾的思想。所以，我說《沉默的怒江》有太多音樂。

張： 對，我同意。

鄭： 現在我們可以進入第二輪討論嗎？各位評審可提名候選大獎的作品。

宋： 我對三部影片感興趣。它們是《肉蛾天》、《樂生活》和《Hakko-fermentation》。

張： 碰巧我的選擇也一樣。

淺井： 我選的也一樣。

張： 是這三部作品，就很好了！我的意思是，它們一部是動畫片，一部是紀錄片，一部是劇情片，所以很好。大會還有「特別表揚」吧。

鄭： 不如我們先選出大獎的提名？

張： 我們可以把大獎頒發給這三部作品嗎？這樣做可以嗎？大家覺得怎樣？因為它們是三種不同類型的電影。或者這是個壞主意，因為獎金會分簿了。但它們是三種不同類型的電影，我不曉得如何把它們作比較。

鄭： 你們可以就此繼續討論。但根據 ifva 的歷史，從沒試過有三個作品一起獲得大獎。

淺井： 那麼，我們一定要作出選擇。

張： 我們要選兩部，還是一部？

鄭： 這由你們三位評審決定。

宋： 如果問我的話，我希望《樂生活》拿到大獎，因為我想兩位導演繼續她們拍攝紀錄片的工作。

鄭： 好的，《樂生活》獲提名大獎。

宋： 我想《肉蛾天》獲得「特別表揚」。這是我的意見。

張： 大獎的話，我會選《Hakko-fermentation》。我真的很喜歡這故事，也覺得它拍得比《樂生活》好。至於「特別表揚」，我會選《肉蛾天》。我們可以有兩個「特別表揚」作品嗎？

鄭： 可以。

張： 那我會選《肉蛾天》和《樂生活》為「特別表揚」作品。

鄭： 大獎還有其他提名嗎？沒有的話，我們可以開始投票，或者進行遊說工作，因為我們有兩部作品獲提名大獎。

淺井： 個人而言，我非常喜歡日本的《Hakko-fermentation》，但這影片已獲得日本的 PIA 電影節大獎。我們若然相信 ifva 大獎能給予得獎導演繼續拍電影的動力，那我寧可把這獎項頒發給其他作品。

張：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十分同意。但拿到大獎的作品會成為年輕人的模範作品，他們會說：「拍這樣的作品就可以得獎。」那我想他們看到的是《Hakko-fermentation》，因為它比《樂生活》拍得好。《樂生活》也拍得很好，是一部充滿熱誠的作品。我也希望，像你說的一樣，那兩位女孩子會繼續拍紀錄片。

淺井： 那麼，我們頒發「特別表揚」給《Hakko-fermentation》？

張： 老實說，要我作出選擇實在太困難了，因為我本身是希望大家拍紀錄片的，這也是我想把大獎頒給紀錄片的原因。

淺井： 即是說，你想《樂生活》成為年輕人的模範作品。

張： 以紀錄片來說，《樂生活》說不上非常突出，《Hakko-fermentation》也比它拍得好。但我當然亦明白兩位的觀點。

宋： 我也喜歡《Hakko-fermentation》，但其實我已看過很多類似這種關於女人的故事。

張： 你看過很多類似這樣的電影？

宋： 我是指我看過很多類似的小說，它們都是關於很奇怪的事，像有戀物狂的少女等，所以我並不覺得這影片特別新鮮，當然，我同意它拍得非常好。

張： 我是站在香港觀眾的角度來看的。我也同意你的說法。還有，在影片開始時的 reverse scene 是毫無需要的，她可以索性把它剪掉，那真的沒需要。

淺井： 為何你覺得這影片對香港觀眾特別有意義？

張： 因為這種講述女人快要瘋掉的故事，在香港很罕見。我是說香港的年輕人，譬如我的學生。他們不太明白這些事情，對這種故事不太熟悉。

淺井： 因為他們是學生，而這是關於母親及嬰孩的故事。

張： 我的意思是，這裡的年輕人不像你一樣，看那麼多書。你想說的是那些像【The Yellow Wallpaper】的小說嗎？那些講女人處於孤獨的故事？他們不看這些書。

淺井： 他們不看書嗎？

張： 他們不看這類書，所以這影片的故事對他們來說很新鮮。或者我是從香港觀眾的角度出發，而我想年輕人看這部作品。

淺井： 那其他香港觀眾呢？

張： 老實說，大部分香港人都不太了解這類故事。

淺井： 但這是關於一個母親的體驗，難道他們沒朋友擁有類似的經驗嗎？

張： 你在香港的電影中很難找到類似的題材。

淺井： 但在香港，為人母親不困難嗎？

張： 很困難，但沒有人指出這一點。譬如在這影片的結局，那女人開始有點瘋了，道出她如何受困於現狀、如何迷失了人生。

宋： 「Hakko」是甚麼意思？

張： 是解「發酵」嗎？

淺井： 對。

張： 我想那是指她的人生及很多其他女人的人生。我知道在日本，大部分女人都不外出工作，留在家中。

淺井： 香港又如何？

張： 大部分女人都外出工作，家裡就聘用外籍傭工，但她們依然要照顧嬰孩和分擔家務，她們在做兩份工作。所以，從女人的角度來看，這影片真的非常好。

鄭： 當導演被問及片名的意思，以及她為何用上大量硬照時，她回應說，這是因為影片是在京都一個小鎮拍攝，那兒被一條河流圍繞，其次是因為她從一池死水得到靈感。那池死水令她想到如果人生發臭了，會變成怎樣。於是，她想拍一部影片來講述人如何經歷發臭、腐壞的過程。

張： 這影片可說是無分疆界的，舉個例子，五十年代的美國，大部分女性也是留在家中，她們生活沉悶，不知道該做甚麼.....

淺井： 我們現在是要比較這兩部影片嗎？

張： 是很難比較的，它們完全是兩種東西。

淺井：我改變了主意，我投《樂生活》一票，選它得大獎；而其餘兩部——《Hakko-fermentation》和《肉蛾天》，我則選它們為「特別表揚」作品。

鄭：我們仍然是有兩部候選大獎的作品，分別是《Hakko-fermentation》和《樂生活》。不如我們現在投票吧。

宋：真的很難作出比較，但如果一定要選的話，我會選《樂生活》。因為《Hakko-fermentation》雖是一部很好的電影，但它可以更有創意。片中也有些陳腔濫調的東西、見慣見熟的比喻——人快瘋掉的情況、嚴夏的酷熱等。片中有些影像很新鮮，我也希望她日後能成爲一位好導演。況且影片實在有太多法國小說的影子，但我是想從日本電影看到一些新東西的。

張：你的意思是，你對她有更高的期望。

宋：我相信她下一次可以拍一部更好的電影，利用她自己的創作力。至於《樂生活》這部紀錄片，故事中雖有瑕疵，但它有一種吸引觀眾的力量，讓我想看看台灣在發生甚麼。跟其他作品相比，《樂生活》是最能令我完全集中精神看下去的。這是本人的意見。

張：對。

鄭：我們來投票吧。

張：其實很清楚了，不用投票。我們不是已經選好了嗎？那就是《樂生活》。

鄭：那麼，讓我總結一下，今年 Asian New Force 的大獎得主是《樂生活》，「特別表揚」作品有兩部，分別是《Hakko-fermentation》和《肉蛾天》。

亞洲新力量組

大獎

樂生活

林婉玉、許雅婷

特別表揚獎

肉蛾天

謝文明

特別表揚獎

Hakko-fermentation

Madoka Kumagai